

(日) 乙一·著
Otsu Ichi
王华懋·译



夏天 我的 烟火 尸体

《ZOO》《平面狗》作者乙一16岁惊世处女作
在与死亡的游戏
中，
孩子们的表现究竟是更加单纯，还是更加狡黠？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天·烟火·我的尸体 / (日) 乙一著; 王华懋译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-7-5090-0516-3


I. 夏... II. ①乙... ②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8254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—2009—2840号

NATSU TO HANABI TO WATASHI NO SHITAI by Otsuichi
Copyright © 2000 by Otsuichi
All rights reserved.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SHUEISHA Inc., Tokyo.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.
through the J·Media&Publishing lt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责任编辑: 王颖 策划:  青馬
策划编辑: 蒋怡
装帧设计: 龚文婕 汪佳诗
媒体宣传: 屠茵 邵楠

书名: 夏天·烟火·我的尸体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网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04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 (010) 83908408 (010) 83908409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开本: 890×1280 1/32
印张: 4.75
字数: 59千字
版次: 2009年06月第一版
印次: 2009年06月第一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090-0516-3
定价: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
(日) 乙一·著
Otsu Ichi
王华懋·译




夏天 我的 烟火 尸体

《ZOO》《平面狗》作者乙一16岁惊世处女作
在与死亡的游戏
中，
孩子们的表现究竟是更加单纯，还是更加狡黠？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隔着薄薄的上衣，我感觉到后背上有一只灼热的小手，是弥生的手掌。刚这样想的一瞬间，那只手用力把我推了出去。



从鼻孔、耳朵，还有总是流出眼泪的地方等等，全身的洞穴流出了赤黑色的血液。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但是一想到阿健会看到这样的脸，我就难过来。

——内文摘抄

ISBN 978-7-5090-0516-3



9 787509 005163 >

ISBN 978-7-5090-0516-3

定价：20.00元

(日) 乙 一 · 著

Otsu Ic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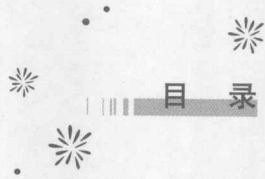
王华懋 · 译



尸体 人烟的火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 录

006

夏天·烟火·我的尸体

100

优子

夏天·烟火·我的尸体

竹笼眼、竹笼眼
笼中的鸟儿
何时何时放天飞
黎明夜
鹤与龟，滑一跤
背面的正面
是～谁（注①）

注①：此为日本传统儿童游戏“竹笼眼（かごめかごめ）”的歌词。玩法为做鬼的人蒙住眼睛蹲在中间，假装笼中鸟，数人在周围牵着手，一边唱歌一边转圈。歌唱完毕的时候，中间的人要猜出背面的人是谁，被猜中的人要代替原来的人当鬼，歌词的起源不明，其中的意义也有诸多说法。



夏天·烟火·我的尸体



第一天

我九岁，夏天。

祭祀神明的神社里，深绿色的树木枝叶繁茂，在铺满沙砾的地面投下树荫。从仿佛要捕捉夏天的太阳而朝天伸展的树枝当中，蝉鸣声倾注而下。

“哥哥他们还没讲完吗？五月你觉得呢？”

弥生问我。她的指尖搓弄着长长的黑发，眉头深锁，声音有些怒意。

“你问我，我也……”

橘弥生是我的同班同学。她和我最要好，我每天都和弥生还有她哥哥阿健一起四处玩耍。

我们两个人坐在神社树荫下的木造社殿（注①）的楼梯上。

注①：神社当中，用来祭祀神明的神殿建筑。

阿健去参加几天后村里即将举行的小型烟火大会的讨论，我们伸长着脖子等待讨论结束。

“真的好慢哪，让我们也一起上去就好了……啊啊，好无聊哟——”

我们望向神社宽广的土地中的石造建筑物。它大约仓库大小，以石头堆砌而成，就像一个只剩下石墙的小城堡。它的上面以前一定盖着宏伟的建筑，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，只看得见几个男生坐在上面。它和住家房屋差不多高，听说最近有个邻村的小朋友想要爬上去，却摔下来受伤了。现在，村里的高年级男生们正在上面讨论着烟火大会。

“真好，男生都可以上去那里。”

我羡慕地望着石墙小声地说。石墙周围生长着高大的树木，看起来很凉爽。爬上去的话一定相当舒服吧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吧。可是女生是不可以上去的。要是女生想爬上去，村里的男生就会生气。“让我上去”，我们不可以对高年级的男生说这句话的。可是，我曾经从阿健那里听说过，知道爬上石墙的话，可以看见我家的屋顶。石头很冰很舒服。石墙上有一个洞，小孩子都把零食的碎屑丢进里面。还有那个洞相当大，他们会警告低年级的男生不要掉下去。我从阿健那里，知道关于那道石墙的所有事情。

“是啊。弥生好想当男生哟。要是男生的话，就可以爬上石墙了，也可以跟哥哥一起玩了呢。”

村里的男生不让女生跟他们一起玩。



我们无聊地望着男生，等待他们会议结束。神社里有单杠跟秋千，还有滑梯，可是我现在不想玩。因为高挂在天空的夏日艳阳，把那些东西烤得热乎乎的，碰上去又烫又有铁锈味。与其那样，我更喜欢坐在凉爽的树荫下。

可是弥生好像不这么想。弥生弹跳似的站了起来，像要发泄之前的不畅快似的伸了个懒腰，对我说：

“喏，我们来玩好不好？弥生快无聊死了！”

“可是树荫外面很热呀，我喜欢凉快的地方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要玩什么好呢？”

弥生这么一问，我想了一下。

“我想玩‘竹笼眼’。”

“那个游戏两个人又玩不起来……”

弥生一脸伤脑筋地又坐了下来。

我们坐下来的地方是社殿的木头楼梯。约有五、六阶的老旧楼梯，在神社举行夏季烟火大会，或是在广场围绕着巨大篝火的冬季“咚咚烧”（注①）时，会在这上面摆上香油钱箱。社殿是用老旧而干燥的木头盖成的，位于村子中心的神社，只有在一年数次的节庆中才会成为主角，被盛装打扮。

可能是油蝉（注②）就在附近的缘故，光是“唧唧——”的

注①：为每年一月十五举行的火祭。

注②：学名为 *Graptopsaltria nigrofuscata*，是日本及朝鲜最常见的一种大型蝉，体长约5-6公分，躯体为黑色或深褐色，于盛夏出没。

声音，就叫人闷热难耐。只是用手指在沙砾上画图，也热得浑身冒汗。蓝天里，堆积如山的积雨云形成动物的形状漂浮着。

“哇，好厉害。你在画狗对不对？跟那个云的形状一样。”

弥生对比着天空和地面，有些激动地对我说。

“猜对了，要是66也有这么可爱就好了呢。”

我说道，两人一起笑了起来。66是定居在这个村子，凶猛、爱偷鞋子的白色杂种狗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仿佛听见了我们的笑声似的传来了狗的低吼，听起来好像是在责备我们。

“哇！是66！”

一只白狗就站在那里。近看它的体型很大，露出的利齿及凶狠的眼神，光看就让人背脊发凉。

“弥生，我们快逃……”

这是被66盯上后村里的小孩都会采取的行动，可是弥生却没有跑。不，她是动弹不得。就连提议要跑的我，也像被蛇瞪住的青蛙一般无法动弹。我觉得只要一动，66瞬间就会飞扑上来。

仿佛叫我们从这里滚开似的，66一步步地逼近。

我和弥生的脑中浮现66咬伤高年级生的传闻。传闻的内容是那样地生动逼真，煽起了我们的恐惧感。

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颗大石头突然砸中了66。被那颗石头打到屁股，66哀叫了一声。

“哥哥！”

站在那里的是阿健。阿健温柔地望着66，却再一次朝它扔石



头。66瞪着阿健，发出宛如从墓地里传出的低吼声，不甘心地频频回头望着阿健离开了。66难得地成了丧家之犬。

“你们没事吧？”

阿健露出安抚小女孩的温柔笑容。和他温柔的举止相反，阿健拥有击退66的勇气。他比我们大两岁，是弥生引以为傲的哥哥。

“嗯，不要紧！烟火大会讨论完了吗？那我们回家吧，或许绿姐姐带冰淇淋到家里来了呢！”

弥生说着，扑上阿健。

可能是还没从66的恐怖中缓过劲来，我羡慕地望着弥生，瘫坐在木头阶梯上。

“是啊，要是绿姐姐去家里就好了。话说回来，五月你不要紧吧？”

阿健看着我问道。我朝着那张笑容满面的脸点了点头。

阿健跟弥生的家离神社很远。在夏日阳光强烈的照射下，稻田像是一张翠绿色的地毯，被地毯包围的石子路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着，只要沿着它走，就可以到橘家。田里没有引水。这叫晒田，是故意让稻子口渴，好让它可以到更深的地下找水喝。晒田会在夏季的炎热日子中进行几天，每当看到干涸得龟裂的地面，我就觉得稻子好可怜。可是为了让根变得强壮，这是很重要的步骤。

如同大家期待的，绿姐姐来了。

“哇，是冰淇淋！谢谢绿姐姐！”

“不客气，弥生。来，趁着还没融化，大家快吃吧。”

绿姐姐笑着对我们说。

这里是橘家的客厅。我和阿健、弥生、绿姐姐还有橘阿姨，一起围在因为冬季已过，而取下了棉被的暖炉矮桌旁。一到夏天，暖炉矮桌也换季成了矮饭桌，上面正摆满了如山的杯装香草冰淇淋。

“小绿，每次都让你拿这么多来，真不好意思呢。”

“阿姨，不用客气，反正这跟免费的没什么两样。不过要买冰淇淋的时候，请记得惠顾我们公司哦！”

绿姐姐这样对阿姨宣传道。听说绿姐姐是阿姨姐姐的女儿。纯白色的衣服和白皙的肌肤，让她有一种村里的女人少有的干净；仿佛把外头的阳光就这样带进来似的，即使在有些阴暗的屋子里，她看起来也光彩夺目。绿姐姐高中毕业后，今年开始在冰淇淋工厂上班。她也住在这个村子里，一到假日，有时候就会带着工厂的冰淇淋来拜访橘家。

我们就像狗一样不停地舔着冰淇淋，直到舌头冰得麻痹为止。橘家的人待我就像自己家的人一样。

“喏，开电视嘛，要播卡通了。”

弥生对阿姨说。阿姨没对女儿说什么，就为她开了电视。在我们家，要是吃饭的时候说要看电视，肯定会被念上一大串。我好羡慕弥生有个这么温柔的妈妈。

按下电视机上面的开关后，“滋滋”的声音响起，电源打开



了。画面暗了一会儿，不过影像马上就出现了。

出现在上面的是一张男孩子的照片。

“又是这个新闻呢，真可怜……”

绿姐姐看着男孩子的照片，又伤心又同情地低语。这个男生是一星期左右前失踪的小学生。加上这个孩子，已经有五个小孩失踪了。大人们都在传，他们会不会被绑架了。

“是啊。咦，这孩子住的地方不是离我们村子蛮近的吗？”阿姨说。不只是这个男生，其他疑似被绑架的小孩也都是附近县市的。

“阿健，你也要小心点哟。你长得那么可爱，很可能被绑架呢。”

绿姐姐像炒热气氛似的笑着对阿健说。她做出飞扑上去的动作时，长及腰部的纤细发丝轻飘飘地摇晃。

阿健闻言，红着脸点点头，他在绿姐姐面前常常都这样。

客厅里掀起一阵笑声，弥生却反抗似的大叫：

“喂，快点转台嘛！卡通要开始了！”

“是，是。真是的，这孩子只要有吃的跟卡通，就会乖乖闭嘴了。”

离电视最近的阿姨一副拿她没办法的模样，转动电视机的旋钮。

到六点之前，电视接二连三地播放卡通节目，这个时间内我们就把大量的冰淇淋一扫而空了。六点以后不晓得为什么就只剩下新闻节目，我们一下子就觉得无聊了。

所以我们决定到橘家后面的大森林去玩。

夏日的午后六点天空还很明亮。森林的树木枝叶形成天花板，从隙缝间洒下来的光束在裸露出石头和树木根部的地面形成花纹。四周充满了森林的气味，好像只要深深吸口气就会呛到。

阿健说要送绿姐姐回去之后再再来森林，因此我们两人先爬树。这是每次来到这个森林，我们都一定会做的事。

顺着森林的上坡走去，有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。对面是一个斜坡，可以从南侧一眼望尽整个村子。那片空地长着一棵高大的树木，那棵树南侧的树枝从颇低的地方生长出来，最适合爬树了。是阿健发现它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树上就成了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基地。

“哦，五月家吃饭的时间不可以看电视啊，弥生家都不会说什么呢。”

“真好，我也想生在弥生家。”

“……弥生想生在别人家。”

不晓得为什么，弥生收起了笑容这么说。然后她跳到摆在树木旁边的大石头上，这样一来就能轻易爬上最下面的树枝了。那块石头是为了让个子还小的我们容易爬上树，阿健从附近搬过来的。我想那应该是件辛苦的大工程。

“弥生为什么想生在别人家？”

我也踩着石头，开始爬树。阿健曾经教过我们，要以什么样的顺序、从什么样的路线，才能轻易地爬上去。上面长着一根粗